

红色记忆

周家口抗日保卫战

王爱民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是所有中国人都必须铭记的日子。

在川汇区建设大道以北约500米处的高庄社区,曾经有一条建于清光绪十三年、东西约4公里长的大堤,距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它西起贾鲁河东岸,东至八一大道再到沙颍河北岸,当地人称之为“北大堤”。1938年10月,“北大堤”成为周家口人民抗击日军的前沿阵地。

1938年6月9日,蒋介石下令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阻止西进的日军。周家口人民经过五天五夜的连续奋战,加固大堤,挡住了汹涌的黄河水。1938年9月,日军在攻陷淮阳后,军部大本营从开封、商丘、徐州等地调来了大批汽艇、木帆船、橡皮舟,妄图在周家口强行登陆。日军调集装备精良的铃木旅团,作为进攻周家口的主力部队。铃木旅团在徐州会战中遭到顽强抵抗,因而十分狂妄。日军进攻周家口的时间是1938年农历八月初,铃木旅团叫嚣着要“打到周家口吃月饼”。

当时,驻防周家口的是国民党骑兵十四旅,他们的防线长、装备差,兵员严重不足。全旅只配有4门迫击炮、6挺重机枪,其余全是马步枪、手榴弹和大刀,而日军却拥有飞机、大炮和大批汽艇、船只。敌我力量悬殊,抗战形势非常严峻,

周家口一旦失守,将对豫东抗日根据地及整个中原地区造成严重威胁。

为了打赢周家口抗日保卫战,中共豫东特委与第七行政专员公署联合在周家口举办抗战建国训练班,培养抗日干部。中共豫东特委委派张先舟组建周家口市委,宣传发动群众。周家口市委在当地建立了3个基层支部,先后发展了张侠等30多名中共党员。汪治、张侠以政训教官的身份在十四旅宣传抗日,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动员周家口爱国商人积极为抗日保卫战捐款捐物,保障战时军民的物资供应。

激战开始前,我方军民重新调整了战略部署。第一,将指挥部从市内迁到前沿阵地;第二,把老少孺弱向南岸转移,在老桥上安放炸药,一旦北寨失守,就炸掉桥梁,固守南寨;第三,从东西防线调来四个连的兵力,加强正面防御;第四,起用“秘密武器”——土枪土炮,它们是日军舟船的克星,周家口当时有护寨土炮80多门,这些土炮俗称“老白龙”,又叫“五里净”,杀伤力很大。

十四旅很多官兵的家乡是周口东南几个县的。汪治为全体参战官兵进行战前动员时,鼓励大家英勇杀敌,为保卫家乡奋战到底。

日军对周家口的进犯,是从1938年10月开始的。7架日军飞机呼啸着进入周

家口上空,对市区特别是老桥进行了猛烈轰炸,企图炸毁桥梁,切断南北交通。几乎是飞机轰炸市区的同时,日军一个旅团几千人,乘坐百余只汽艇、橡皮艇和木船,架着机关枪、迫击炮,向周家口进犯。在离大堤300米的地方,日军的炮火开始向我军阵地进行猛烈轰击,炮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炮弹掀起的泥土遮天蔽日,把士兵们一次次埋入土中。炮火过后,日军气势汹汹向我军阵地潮水般涌来。我军士兵隐藏在大堤的掩体内,等敌人进入有效射程后,战士们把枪炮伸到堤岸上,随着一声“打”,枪声炮声响起一片,千万条火舌伸向敌人的汽艇、木船、橡皮艇。日军也进行了反攻,火炮、机关枪、迫击炮对着我军守卫的村庄和堤岸又是一阵猛烈轰击。当敌人的大批汽艇冲向堤岸进入土炮射程时,我军上百门土炮一起轰鸣。霎时,整个战场炮声隆隆、火光冲天,烧红了的铁球、耙齿、碎犁面、铁砂,随着滚滚硝烟,像闪电、像飓风一样冲出炮膛,击中了无数日寇,掀翻了条条敌船。

这次战斗持续了一周左右,其中最激烈的攻守战是最后的三天三夜。守堤官兵坚守阵地,愤怒的火焰将枪管烧得通红,战士们压子弹累肿了手指,身边堆满了从枪膛里退出的子弹壳。所有官兵都奋不顾身、奋勇杀敌,周家口百姓

同仇敌忾、英勇参战。张先舟带领抗战建国训练班的学员组成战地救护团,从阵地上把受伤的士兵送到救护所;周家口电话局的工人,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日夜不停地抢修电话线路;市民有的扛土枪土炮,有的来回穿梭运送弹药;妇女们为士兵烧水、做饭,冒着炮火把饭菜送到前沿阵地;青年学生组成慰问团,把食品、药品等送到前线。

周家口北寨有个年轻小伙叫康国印,憨厚耿直,人称“康大胆”,他负责给重机枪手送子弹、压子弹。战斗中,他扛着一箱箱子弹来回穿梭。突然,敌人的一发炮弹在大堤上爆炸,重机枪手瞬间倒在血泊中。说时迟,那时快,康国印毫不犹豫端起机枪扣动扳机,咆哮着向敌人射击,雨点般的子弹打得敌人纷纷溃退。

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被我们击退了,伤亡惨重。此役战果辉煌,击毁敌人汽艇、木船、橡皮艇几十艘,击毙日军几百名,日军指挥官铃木因战败剖腹自杀在黄水窝的破窑中。自此一战,历时6年,日军不敢贸然侵犯周家口。

在千百场可入史册的战役中,周家口抗日保卫战与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享有同样的尊崇和风采。周家口也因此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豫东地区一座守得住、打得赢、拖不垮的英雄城市。②8

读懂另类的红色故事

王锦春

人民群众对革命先烈的感情真挚朴实,表达方式多种多样,一些特别的、看起来另类的红色故事,意蕴深刻。一块碑、一场葬礼、一碗饺子……可谓情深意长。

理琪原名游建铎,本是太康县一个地主家庭的少爷,却成为太康县最早的中共党员。他曾参加宁都起义,受党指派到上海“潜伏”。1936年,在最危险的关头,他到胶东领导革命。他从革命导师列宁的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中取“里奇”两字的谐音,改名为“理琪”,表示自己革命到底的决心。他领导了著名的天福山起义,打响了胶东抗日第一枪,被称为天福英雄、胶东之魂。理琪的革命故事很多而且感人,然而他牺牲后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人泪目。

1938年,理琪牺牲后,安葬在山东文登崔家口。7年后,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我党决定在栖霞县英灵山修建胶东革命烈士陵园,将理琪墓作为陵园的第一主墓,建造在最显著的位置。

党组织原计划去200多里外的崔家口,将理琪的棺木起出,再用汽车快速运到新建成的英灵山烈士陵园,但是胶东人民对理琪的感情实在太深厚了,当棺木重新处理并准备装车启程时,当地许多人围上来,主动要求不用汽车运送棺木,而是按照当地农村安葬亲人抬灵的传统习惯,用八条大杠轮换运送理琪的棺木西行,直接抬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论语》中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曾子提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纵使沧海桑田,祭祀祭奠的礼仪理念,也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并以不同的民俗形式呈现。

◎崇尚英雄、追思英雄,普通百姓以民俗的形式表达。民俗也是民心,无数革命先烈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人民群众世代感恩怀念。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人民群众以民俗祭奠祖先,以民俗祭奠英雄,把英雄与祖先看得一样高。那些看起来有些另类的红色故事,正是民心最浓烈、最朴实的一种表达。

英灵山烈士陵园。他们说,理琪同志远离家乡,为胶东人民战死,不能让他孤零零地走,我们要像送亲人一样送他。党组织被村民质朴的情感打动,答应了大家的要求。

于是,胶东大地一场特殊的葬礼开始了。起灵时,村民烧纸、焚香,多名年轻力壮的村民将灵柩抬上肩膀,缓缓移步向前走去。沿途村庄的村民早早地在村头路边迎送,不断有人加入送葬的队伍。200多里蜿蜒的山间小路上,大家换肩移步,交替上路,你手换我手,我肩替你肩。英雄的灵柩始终没有落地、没有沾一点土,人们的泪水却落了一路。送葬队伍足有几里长,最后到达英灵山烈士陵园。

抗战时期,唐克威曾任水东地委书记,与日军激战,在太康县龙曲铁底河壮烈殉国。英雄牺牲后,当地百姓十分怀念他。每至过年,乡亲们给他上坟扫墓,把他的英灵请回家“吃饺子”。

谷文昌,原籍河南林县,曾任福建省东山县委书记。他在任时,一心一意做老百姓办实事。去世后,东山人民怀念他,为他立碑。每到清明节,很多东山人都会祭拜他,甚至提出“先祭谷公,再祭祖宗”。

我们听过许多红色故事,上面这几则故事则显得有些另类。故事的主角是不信神、不信鬼的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唯物主义者。为了祭奠他们,人们恰恰用了种种“特别”的方式。这种现象如何解释?是不是迷信?会不会有损英烈形象?

产生这些疑问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厘清迷信与民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左传》有云:国

之大事,在祀与戎。《论语》中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曾子提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纵使沧海桑田,祭祀祭奠的礼仪理念,也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并以不同的民俗形式呈现。

丰富多彩的民俗与五花八门的迷信,有本质区别。民俗是人们创造和世代相传的生活文化,迷信专指对某种事物或现象的盲目相信。民俗是群体性活动,迷信多是个体性行为。民俗活动往往是非营利性的,节日期间祭祀祖先,表达缅怀祖先和祈求平安吉祥的愿望,这种习俗属于民俗;为了自己的目的请神汉、神婆做法事,则属于迷信,几乎所有的迷信活动都与科学格格不入。

因此,红色故事中的抬棺送行、回家“吃饺子”、祭拜“谷公”等,是一种民俗,与迷信活动有着天壤之别。

崇尚英雄、追思英雄,普通百姓以民俗的形式表达。民俗也是民心,无数革命先烈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人民群众世代感恩怀念。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人民群众以民俗祭奠祖先,以民俗祭奠英雄,把英雄与祖先看得一样高。那些看起来有些另类的红色故事,正是民心最浓烈、最朴实的一种表达。②8